

## ■时光刻度

## 背带上的山河情意

□孟爱堂(布依族)



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,母亲会从遥远的山村来到省城医院看病。在医院的走廊候诊时,她总爱盯着拥挤的人群,像初生的婴儿一样,对所有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。这一次,她瞧见一位年轻妈妈将孩子抱在胸前候诊,行动多有不便。她反反复复看了那个人好几眼。我一开始并不明白她为何总是盯着对方看,轻轻拍了拍她示意不要如此,以免显得不礼貌。母亲并未理睬我,她思考了一会儿,最后像是下定决心了似的,蹒跚地走到那位年轻妈妈面前,慢吞吞地对她说:“抱着孩子多累啊,背在身后才对哩。用那种老式的背带,既安全,又方便。”年轻妈妈被这突如其来的搭话搞得有些错愕,但还是仔细听了母亲的建议,连忙道谢。

母亲所说的老式背带是一种传统的背婴孩工具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们这里的人常常将背带作为生育礼物送人。孩子满月时,外婆邀请三姑六婆带上红鸡蛋、五色糯米饭、漂亮的背带,浩浩荡荡到女儿家去行背带礼,吃满月酒,唱布依山歌,把孩子满月当天过得欢气腾腾。

背带实在是一项巧妙的发明,既能随身背带婴儿予以照顾,还可以解放双手便于劳作和行动。背带的主体由厚实的棉布、肩带和内置衬垫组成,部分款式还会加上腰带。背带有竖背式与背坐式等多种用法,竖背婴儿时,可让婴儿面向家长,也可以让其面向外侧。背坐式适合稍大一些的孩子,家长把婴儿安放在背带布面上,将婴儿的双腿自然分开,背部与家长的背部紧密贴合,既稳定又舒适。背带的肩带与腰带设计合理的话,还能为家长省下不少力气,即便长时间背负婴儿,家长也不会感到过度疲惫。

如今,广西背带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育儿工具,而发展成一种集纺织、刺绣、印染等工艺于一体的民间艺术。背带的制作选材极为讲究,多选用厚实耐磨的棉布、绸缎为底,部分高端背带还会采用丝线、金银线等进行装饰。从剪裁底布、设计图案,到刺绣、缝合,每一道工序都由手工完成,一件精美的背带,往往需要耗费数十天甚至数月制作。当它初次在一位年轻妈妈的背上展露它的精巧耐用时,一切辛劳和等待都值得了。

我家乡的背带多用自织土布制作,土布的原料是布依族人自家种的棉花。我的外婆就是一个纺棉花的好手。小时候,我总觉得很神奇,外婆是怎么做到从一团棉花里,扯出一根根细长的棉线的?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,她竟然能在木制的织布机上,用这些线织出一块块土布,还在这些土布上绣出绿幽幽的山水、红彤彤的太阳、各种美丽的花鸟,最后用它们做成背带。

我小时候最爱围在外婆的身边看她纺织,兴致来了也会上手帮她干活,虽然很多时候是在帮倒忙。外婆在织布时,我会帮她踩两脚踏板,我还会拿着像小船一样的梭子,瞄准织布机上的隧道,让它飞快地穿过织布机上的线条。我已记不清外婆的面貌,但她织布的身影还犹在我眼前。我一直觉得外婆会魔法,要不然怎么会织出如此细密、条纹不同的土布,土布上怎么又会翻飞出如此美丽、斑斓的图案?

森林的地表下,菌丝在隐秘地生长。不同的地域,同一支山的上下段,向阳抑或背阴,生长出各式各样的野生菌,我们称“菌儿”。

菌儿是雨季的主角。地处滇中的南华,牵连出起伏的群山,仿佛就是菌儿的舞台,你方唱罢我登场,脚撵脚,菌赶菌。只要没遇上大旱大涝的极端天象,菌儿定会如约而来。

响雷一过,雨水一浇。菌儿在草儿们、树儿们转绿的身影里,一个挨一个,排队出土露脸,形态各异,随性生长。捡菌儿,特别考验眼力与辨识度。菌儿依托低凹的地势,借助松塔、树皮、枯枝、腐叶、草丛、浅土,特种兵似的让人难以发现。

与山林相依为命的人,才是山真正的主人。山里人以山水的方式为村落命名,直白好记,“核桃树”“马场”“松树地”“芹菜塘”“野猪塘”“菖蒲箐”……这些名字老实巴交,叫着顺口,而“烂泥箐”的名字就起得毛糙且随性。烂泥箐村是人们前往南华六个乡镇的必经之地,海拔高,气候冷,霜大,土质疏松,遇水便成胶状,非常黏稠。旧时的山道,顺着蜿蜒而上,积水成洼,路烂泥泞难走。久而久之,便有“烂泥箐”的俗名。

那些年,我在一街煤矿工作,时常往返这里。记得有一次,我坐从大蛇腰到县城的班车,来到半道下坡路,下雨路滑,班车前轮刹住,车身却侧滑,横在路中间,同车的人吃惊不小,幸而最终平安无事。现如今,路旁小洋房林立,村村通水泥路,南景公路全是柏油路面,通行无阻。我们一家人常常周末开车到此,选择在半道停车,在路旁的短松林里赶菌儿,收获满满。

烂泥箐建了水库,起先叫烂泥箐水库。周围四山八岭出产松茸,五街又有了“松茸之乡”的名号。加上国家地理标志“南华松茸”采集地在五街,烂泥箐水库就有了雅名,叫“松茸湖”。

织布只是做背带的第一步,还要经过浸泡、蜡染等工艺,结实耐用的背带才能被制作出来。首先将蜂蜡加热融化,再用铜蜡刀蘸蜡在土布上绘制出螺旋纹、鱼鳞纹等传统纹样,之后进行染色。画蜡后的土布须放入靛蓝染缸浸泡5至7天,反复取出令其氧化,直至达到理想中的色彩。土布染好后,还要用沸水煮去蜡质。接下来就是剪裁、拼接、刺绣等。刺绣是整件背带的灵魂,主要在背带主体上方、肩带两端和尾端装饰布上用不同绣法绣上美丽的图案。布依族的妇女们在刺绣上尽显她们的心灵手巧和聪明才智,她们用各色丝线,在背带上绣山川、花草、鸟鱼,绣上太阳、月亮、星辰,绣岁岁平安、花开富贵、国泰民安,绣大大的愿望和小小的心思。

父亲长年在外工作,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是由母亲一个人拉扯长大的,她用外婆送的背带将她的五个儿女一个一个背到长大。母亲背着我们上山锄草、下地插秧,无论走到哪儿,她都会用温暖而宽厚的后背守护我们,从不觉得孤独和劳苦。

直到我们五个兄弟姐妹都长大成人,从母亲的背上走下来,走进这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,母亲才仔细收起她用了十多年的背带,珍藏在她的柜子深处。

十七年前,我有了自己的孩子,母亲送给我一条她亲自缝制的背带。我不屑道:“妈,现在背带又新又时髦,谁还会用这种土背带呢?”

母亲神色黯淡,但还是仔细为我收好了背带,并说:“留着吧,总有一天会用到哩。”女儿的整个婴孩时期,我都是抱着她的,有时出门也会推婴儿车,但从没用过一次母亲送的背带。我说不清是内心抵触,还是实在看不上母亲送的老式背带,那件背带,被我遗忘在衣柜的最底层。

我生完二胎后,正值脱贫攻坚如火如荼地进行。我时常奔走在扶贫的山路上,无数次经过麻村一条弯曲陡峭的坡道。有一天经过麻村时,人们说不久前,一对年轻的夫妻骑摩托车背着生病的孩子往县城医院飞奔,到达医院解下背带时,竟发现孩子不见了,漂亮新式的背带里空空荡荡。那天寒风刺骨,孩子被裹得严严实实,摩托车又骑得飞快,孩子何时掉落,年轻的母亲完全没有察觉。年轻父母哭天抢地原路返回,才发现麻村的弯道飞驰而过时,背带的卡扣松了,孩子被甩到路上夭折了。我的母亲听说了此事,边抹泪边喃喃道:“可怜的娃儿。如果用我们老式背带背着,孩子保准不会掉。”

母亲的活点醒了我,让我想起她送给我的背带。我将它从衣柜里翻出来晾晒,这是我第一次仔细观赏这条背带。太阳光下,背带上的花鸟栩栩如生。往后的日子,只要我带孩子外出,我都会用母亲送的那条背带。我背着孩子洗衣做饭、骑车买菜,样样做得轻松自如。我越来越喜欢它淡淡的蓝靛香,喜欢那些盛开在我背后的花朵和飞翔的鸟儿,喜欢孩子伏在我背后的踏实和温暖。

现在,母亲送的背带还崭新如初地被安放在我的柜子里。多年以后,若我的女儿也生了孩子,我会郑重地将背带交到她的手上,不管她背或是不背。

## 菌儿

□李天永(彝族)



走进免街半坡的雨季山林,大红菌像模特一样现身,在树木的陪衬下,光影摇曳,仿佛踏在云朵上,带起一阵梦幻的风。她一出现,整座山就好像被点亮了,赶菌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住了。

植被恢复后,雨水成了山林的常客,菌儿也出现得频繁,它们总会在大半年的雨季里等你,与你一次又一次地遇见。

相桐川也叫相桐村,我出生、成长在这里。

这个山村曾经相当贫瘠,但是有着美丽的风景。夏天,我们会在院子里乘凉,看到蒲公英飞扬,我们的心就随着它一起飘得很远。我们在悠闲中沉睡,一觉醒来,苍穹已布满繁星,不停向我们眨眼示意。山风送来凉意,月光抚摸山峦,小小的我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好。

我是相桐川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。对住在那个偏僻山区的人而言,别说读大学,能完整地读完小学就已不容易。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女娃,“女娃读书没啥用”是相桐川大多数人的想法,就连我的父母也这样觉得。父亲当初送我去上学,也是抱着让我识几个字“睁开个眼睛就行了”的心态。大多数时候,他们都不想让我继续读书,父亲甚至好几次跑到教室门口,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让我退学回家,但他显然低估了我想要读书的决心与勇气。

有一年暑假,我和弟弟在山里放牧。午饭时间,父亲给我和弟弟各买了一份白糖和奶粉,对我们说:“村里人都夸你俩把羊和骡子放得壮。今后你俩就不去上学了,在家放羊和骡子怎么样?我会给你俩经常买糖和奶粉的。”父亲说完便递给弟弟一份白糖和奶粉,试探着问:“咱不上学了中不?”

弟弟答应了父亲。父亲转身又要将另一份白糖和奶粉塞进我手里,但我把手背在身后退了一步没有拿。父亲盯着我,见我一言不发执拗不要,便一脸不高兴地转身走了。其实弟弟并不喜欢吃甜食,这些反而是我喜欢的,父亲很清楚这一点,他此举显然是针对我做的。从那以后,弟弟就辍学当了“羊把式”,但他一直很喜欢双肩书包,每当父亲卖了羊问弟弟最想要



## ■非遗走笔

## 阳新布贴:艺术融入生活

□活石(苗族)

一场大雨过后,我驱车前往阳新县,打算去拜访蔡月娥老人,她已80多岁高龄,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阳新布贴的传承人。

阳新布贴俗称“粘花”。过去在乡下,心灵手巧的妇女用边角布料,在旧衣服上缝上各种图案,让旧衣服换新颜。后来,布贴逐渐发展成一项民间艺术,广泛应用于儿童服饰、婚嫁送礼、观赏把玩等方面,比如给娃娃们佩戴的凤尾帽、虎头帽等,就常用布贴装饰。

黄石大地被大雨冲刷得清新干净,我行驶在路上,想到一会儿就能亲眼见到布贴的制作过程,心情也不自觉随之愉悦起来。顺着阳新县老博物馆后面的小路开车,穿过一些老旧平房直到尽头,便到了蔡月娥的家。她家是一栋两层小楼,门前有一个小院子,院里栽有两棵枣树和一棵石榴。彼时,枣树挂满了青枣,石榴树结着许多石榴。果子土皆被挂晶莹剔透的雨珠,闪烁着诱人的色泽。

我走进了房间,发现老人家里的装修虽然简单,布置却十分温馨,茶几、沙发和小方桌上,都铺垫着布贴,门窗和客厅电视背景墙上,都悬挂小巧玲珑、五彩缤纷的布贴装饰,每个布贴设计得精巧守拙、返璞归真,惹人喜爱。

蔡月娥老人头发花白,一脸慈祥,她坐在临窗的沙发上,正在与大姐媳徐银秀一起制作布贴小枕头。她俩聚精会神地缝制一个老虎枕。蔡月娥一边在头发上磨针,一边叮嘱儿媳:“图案要对称。”一缕阳光斜照在她的脸庞上,尽显她的安然祥和,让我心中忽然生出几分感动。

茶几上摆着三个已经做好的动物布贴小枕头,它们各有特点:老虎枕的耳朵是椭圆形,狮子枕的耳朵是圆形,猫枕的耳朵是三角形;老虎枕和猫枕的尾巴是翘起来的,狮子枕的尾巴是低垂的。这些细节能让人们轻松分辨出布贴上是什动物。

蔡月娥老人还热情地带领我参观了她制作的其他布贴,除了传统的龙凤、喜鹊、红鲤、貔貅、麒麟等瑞兽外,常见的图案更多是身边的动植物。阳新布贴讲究在生活中取材,从身边获得灵感,描绘的内容与百姓身边事物息息相关。比如蔡月娥

什么,弟弟只说他想要一个双肩书包。

中学就要去县城读了。那时候,从相桐村到县城的交通极不方便,我要步行十几公里,才能坐上一趟从邻县发往县城中学的早班车。车每天一班,如果错过了就耽误一天的课程,所以我常常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就等在车站。

周末回村的时候,不必像上学那样赶时间,就可以走得从容一些。一个人孤身走过相桐河时,我曾想过很多事情,最大的愿望就是继续读高中、考大学。但父亲觉得,能让我读完初中就已经很好了,就算要继续读,也只能读中专。快要毕业的时候,父亲来到县城我读书的学校里对我说:“除了中专,其他什么都不要报。”说完,父亲给了我20块钱就走了。临走时,父亲回头再次强调:“记着,就报考中专!”

我拿着父亲给的20块钱报了高中,还是用那20块钱报考了高中,没有按父亲的要求去报考中专。我如愿考上了高中,结果出来的时候几乎全村人都知道,唯独父亲不知道。但这件事在村里是瞒不下去的,果然,父亲在别人口中得知我考上了高中,好一段时间都不和我说话。

当我自己有了孩子,我才意识到当年我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在相桐河旁,母亲心里不知会有多担心。

母亲也曾进过学校,她的思想是开明的。她知道我一心想上学,虽然嘴上不说,但总是以实际行动默默支持我。曾有好几次,我因各种困难将要被辍学时,母亲就会找亲戚为我解围,使我能安心回到课堂。每到快要开学时,母亲就会出门,我知道她是去替我筹学费。有一次,我看见她一瘸一拐走进了村庄对面的南湾梁,她的腿不好,膝盖经常疼痛,不得不拄着拐走。我目视着身形渐远的母亲,她

就像早海里的一片枯叶消失在山路上,又带着学费回到家给我;自从目送母亲走进南湾梁的那一次,仿佛她的身影就印在了那个山口。

我年幼时曾被一只狼吓到。那时正值半夜,我被一阵叫声惊醒,看到母亲眼睛大睁着望向屋顶说不出话,是一只凶恶的狼立在上面。年幼的我哪见过这等猛兽,只是不停哭喊。慌乱中,我起身哭着跑出家门,喊人救母亲,一直跑到相桐村大队。我的哭声惊动了村里人,一个老奶奶跑出来将我抱回家。第二天早晨,听说邻居家养的很多羊被狼咬死了。大人们都在围观,我挤进去一看,羊的尸体血淋淋躺在我家门前的路上,家里的大黑狗也被狼袭击了,痛得在院子来回奔跑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,我似乎患上了恐惧症,每到天黑我就恐惧,害怕狼再次出现。我总会躲进被子里捂着头不敢翻身,闷到快窒息时,直接掀开被子大叫一声钻进母亲怀里。母亲的怀抱让我安心,没有她,我难以度过童年时的漫长夜。

如今母亲老了,她不懂我从事的工作。她听同村的人说我写了两本书,但她不知道写字能有啥用,也不知道写书有多大的意义。当人都夸我很了不起时,她只是说:“她的心一直在念书上。”听起来好像是在埋怨我只会读书,不会做其他的事,但看母亲的神情,显然是开心并为我骄傲的。有一次,县上举行了一场宣传活动,一名记者在著名的震柳前采访我,录制了一段视频发布了出来,母亲在手机上看到了,急忙打电话问我:“你跑到那棵磕磕巴巴的丑树跟前干啥去了,小心你又被吓得晚上睡不着觉。”在母亲的心里,我还是那个连小飞虫都害怕的人。



阳新布贴

家的小桌上,铺着一块十分好看的布贴垫子,上面绣制了硕果累累的石榴树和红枣树,这不正是院里的那两棵吗?

参观结束后,蔡月娥老人邀请我坐在沙发上长谈,她的思维清晰,谈吐流畅,压根儿不像已经耄耋之年。她对往事记忆犹新,告诉我,她出生于阳新县王英镇蔡家村。那时候,这是一个极其贫困的乡村。蔡月娥出身于书香世家,但在她5岁那年,她的父亲去世,从此家道中落,全靠母亲支撑整个家。12岁那年的冬季,蔡月娥全家人坐在火塘边取暖,母亲给她做布贴凤尾帽,蔡月娥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看,学习怎么制作。她对这项精巧的手艺充满了好奇,只见母亲巧妙地用剪刀将平时收集来的碎布与布头,剪成一两寸长的各色图形,然后将这些布头部件拼凑起来,通过粘贴、拼凑、绣制等方式,制作出双凤、牡丹等图案,再将这些图案缝在一顶古朴别致的帽子上。自此,蔡月娥对布贴这项手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

耳濡目染之中,母亲的针法和手艺让蔡月娥悄悄牢记于心。母亲去忙家务的时候,她就用做衣服时剩下的边角余料,模仿母亲的样子缝制。母亲见女儿聪明伶俐,且对布贴如此感兴趣,便在有空的时候手把手教她,指点布贴的制作要领,蔡

月娥于是慢慢地学会了这门手艺。

几十年来,蔡月娥对阳新布贴痴情不改,从未间断钻研和制作布贴,还致力于传扬这门手艺。她每年都会积极参与阳新县文化馆举办的布贴培训班,手把手教导学生制作阳新布贴,将这门民间手艺传承给更多的人。如今,在阳新县,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布贴的传承之中,他们与蔡月娥一样热爱布贴,小小布贴在他们的巧手下发扬光大,渐渐成为阳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。

从明清时期农妇用碎布拼贴祈福,到如今成为呈现楚地审美、传递生活哲思的艺术载体,阳新布贴“以布为笔,以剪为墨”,记录着阳新的风土人情,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可小觑。阳新县十分重视布贴的保护与传承,在阳新县文化馆,还专门设立了布贴展厅和布贴美工坊。在这里,我看到了许多阳新布贴的代表作品,如《麒麟踩八宝》《招财童子》《虎跃云天》《鹿鹤挨松》《猴子摘桃》等,这些作品曾多次亮相国际展会,获得了广泛关注与赞誉。我走近那幅巨大的《麒麟踩八宝》布贴,听着讲解员声情并茂地介绍。在他们的讲述中,我仿佛看见那匹黑底和彩布拼成的麒麟,正从鄂东南大地腾空而起,遨游苍穹,周身绽放出璀璨的光芒。